

愛的最後機會——《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

死亡，不是喪禮的原因，也不是喪禮的目的。

一個失業的提琴手，落魄的回到故鄉。迫於生計，他成了一般人瞧不起的禮儀師（日本的納棺師，台灣俗稱的化妝師）。然而這份工作，卻讓他看見了真實而曲折的生命情感。

現實裡有太多的障礙，阻隔著人與人之間的愛。偏見、誤解、賭氣、懦弱都是。這部電影，一小段一小段的旁觀：兒子的性別認同，讓父母覺得蒙羞，以至於一見面就吵，從沒正眼瞧過孩子。可是喪禮之後，爸爸痛惜了，到底是自己的孩子啊；老媽媽不肯賣澡堂蓋大樓，因為一輩子的朋友和感情都在那裡，丟不下。兒子氣惱媽媽，何必苦守寒窯？最後媽媽累死。喪禮之後，兒子真哭了；劇中的男主角也是。父親自幼拋家，他也割斷了親情的記憶。但終究是秉性厚道，捨不下父親。而最後他也發現，父親並沒有忘了他，長年的遺憾於是得到彌補。

喪禮怎能起這麼大的作用？這還只是人殮，為什麼能起這麼大的作用？

「要喚醒冰冷的往生者，賦予永遠的美麗，必須很冷靜、很正確。最重要的是，必須充滿溫柔的感情，和眾人一起，在告別的儀式中為往生者送行，非常安詳。一切的步驟，看來是如此的美麗。」這段話，是男主角第一次看著社長進行納棺時的感懷。

撇開日本民族特有的、對美感的細膩要求不談。納棺人殮的儀式，表面上是讓死者音容宛在，本質上就是讓人追思。一段沒有吵雜的過程，足以讓觀禮者真正有時間靜下來懷念死者。喪禮的目的是什麼？不就是表達追思？想想死者是誰、他活過怎樣的人生、他的生命與我的生命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我必須跪在這裡？他對我好嗎、我對他好嗎、他知道我對他好嗎？此生的相遇有何意義、有沒有虧欠、有沒有遺憾？

愛，才是喪禮的原因，也是喪禮的目的。《論語》裡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與「追」，應該就是愛。

喪禮，本是讓人緩下腳步、回顧生命的時刻。如果過程中缺了「慎」缺了「追」，那麼，「終」（死亡）和「遠」（生命）也就失去憑藉。就算納棺師把容顏畫得再怎麼美麗，把儀節手勢舞得再怎麼溫柔，焚化爐的火一開，都是灰燼。

喪禮中對死者的敬意，會勾起人心中本然的、與生俱來的善意。華人，本是最能理解這一點的民族，但目前卻陷在各種鬼靈精怪的儀式中昏頭轉向。殮也好、殯也好、葬也好，只能依樣畫葫蘆的說，這是某某信仰、某某風俗、某某古早就傳下來的老規矩，卻又講不清楚究竟是什麼時代、什麼考慮、現在還具不具備有什麼意義。於是整個喪禮下來，就流於像老一輩台灣人戲謔日本人的那句批評：「有禮無體」。台灣社會，始終缺少一些可資沉澱的、讓人去感受生命是具有情味、具有綿延性、永恆性、「有禮有體」的禮儀。這樣，就很難孕育出任何深層的心靈感懷。知禮達變，這個儒家在現代文化發展中的關鍵難題，這位導演卻表現的這麼游刃有余。禮失求諸野。對照日本

這部電影，我們社會現行的喪禮，真該徹頭徹尾、每一個環節的細問，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要那樣、這樣安排對回顧死者一生、對生者心中未盡的哀與愛有沒有安慰？





卷四

是身如焰

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
是身如焰，從渴愛生。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
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為虛妄見。
是身如影，從業緣現。是身如響，屬諸因緣。
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

《維摩詰經·方便品》



歌劇魅影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2004年

故事地點：法國

導演：Joel Schumacher

情開兩扇門——《歌劇魅影》

動聽的旋律、耀眼的舞台效果、綺麗的愛情傳奇，早使這齣改编自小說的音樂劇名聞遐邇。故事架構並不複雜，就講一個年輕女歌手，一個舊識的富家子爵，一個藏身歌劇院的音樂奇才（魅影，The Phantom）三人之間的愛與恨。

這齣戲自一九八六年在百老匯上演後，屹立不搖至今二十多年。再度改編的電影，沿襲了音樂劇中的悅耳名曲，也善用了電影在場面調度上的自由與鏡頭角度上的優勢，屬於中規中矩的延伸創作。

就內容而言，劇中有《鐘樓怪人》、《美女與野獸》的元素，題材不算陌生。儘管有討喜的歌劇、有驚悚的水晶燈墜落、有許多易學易上口的主打金曲、有最後一吻的強力轉折，把三敗俱傷變成真愛的誕生。但這戲能長期走紅，歌詞中對主角性格的有力刻劃，實在功不可沒。下面就節錄幾段：



■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 「歌劇魅影」：魅影對女主角唱

Sing once again with me

再次與我同唱

Our strange duet

我們奇妙的二重唱

My power over you grows stronger yet

我的力量凌駕著妳，愈加強大

And though you turn from me to glance behind

雖然妳躲著我，但一回頭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is there

歌劇魅影就在那兒

Inside your mind

在妳心中

I have brought you

我已引妳

to the seat of sweet music's throne

坐上美好音樂的王位

to this kingdom where all must pay homage to music

這是凡人必尊的音樂王國

music

音樂

You have come here,

妳已來到這裡

for one purpose, and one alone

只為了一個目的，也只有一個

Since the moment I first heard you sing,

自我第一次聽妳歌唱

I have needed you with me,

我就要妳跟著我

to serve me, to sing,

服侍我，為我唱歌

for my music... my music...

為了我的音樂／我的音樂

■ The Music of the Night / 「夜之音樂」：魅影對女主角唱

Softly, deftly, music shall surround you

Feel it, hear it, closing in around you

Open up your mind, let your fantasies unwind,

in this darkness that you know you cannot fight

the darkness of the music of the night.

Let your mind start a journey

through a strange, new world!

Leave all thoughts of the life you knew before!

Let your soul take you where you long to be!

Only then can you belong to me

Floating, falling, sweet intoxication!

Touch me, trust me, savour each sensation!

Let the dream begin, let your darker side give in

To the power of the music that I write

The power of the music of the night

柔和的、輕盈的，音樂會圍繞妳

聆聽它、感受它，沉浸於其中

敞開心扉、放任遐思

在無法抗拒的黑暗裡

夜之音樂的黑暗

讓心遨遊

進入這奇異的新世界

拋開妳習以為常的思緒

隨著靈魂，引妳到想去的地方

唯有如此，妳才能屬於我

飄起了、沉墜了，甜美的醉意

撫摸我、信賴我，體驗每一種知覺

讓夢展開

讓妳黑暗的一面屈服在我音樂的力量之下

夜之音樂的力量

且看魅影又柔情又踞傲的形象，多麼突出。他像掌握音樂一般的要掌握愛情，而女孩卻成了拚命想逃的驚弓之鳥。魅影的威逼，反倒穩固了女孩與子爵的感情基礎。

■ All I Ask of You / 「我心所求」：子爵與女主角對唱

(Raoul) Let me be your shelter

(子爵唱) 到我這兒躲避

let me be your light

讓我成為妳的陽光

You're safe, No one will find you

妳很安全，沒人找得到妳

your fears are far behind you...

恐懼將遠離妳...

(Christine) All I want is freedom,

(女孩唱) 我只想要自由

a world with no more night

一個沒有黑夜降臨的世界

and you, always beside me

而你永遠陪著我

to hold me and to hide me...

握著我，藏著我...

(Raoul) Then say you'll share with me

(子爵唱) 請告訴我

one love, one lifetime

此生此情不渝

let me lead you from your solitude

讓我引妳走出孤獨

Say you need me with you here, beside you...

告訴我，妳要我在這裡陪妳

Anywhere you go, let me go too

無論去哪，許我隨行

Christine, that's all I ask of you...

克莉絲汀，這就是我對妳的期盼

再看「此去永不復返」(The Point of No Return) 這一段，袒露了女孩與魅影之間若有似無的渴望。辭中疊用賦比興，融合了感受與意象。露骨情慾，激得高昂沸騰。

(Phantom) Past the point of no return

(魅影唱) 跨越無法再回頭的起點

no backward glances:

不再回首

the games we've played till now are at an end ...

之前的作戲至此結束

Past all thought of "if" or "when" -

拋開任何的「如果」、「若是」

no use resisting:

不必抗拒

abandon thought, and let the dream descend ...

放下思慮，讓夢境降臨

What raging fire shall flood the soul?

熊熊之火吞沒靈魂...

What rich desire unlocks its door?

滿腔的慾望傾洩而出...

What sweet seduction lies before us ...?

Past the point of no return,

the final threshold -

what warm, unspoken secrets will we learn?

Beyond the point of no return ...

甜美的誘惑正橫陳前方...

跨越無法再回頭的起點

最後一道門檻

那溫存、說不出的秘密正等著我們

在那無法再回頭的起點之後

(Christine) You have brought me

to that moment where words run dry,

to that moment where speech disappears into silence,

silence ...

I have come here,

hardly knowing the reason why ...

In my mind, I've already

imagined our bodies entwining, defenceless and silent

and now I am here with you:

no second thoughts, I've decided,

decided ..

(女孩唱) 你已讓我見識到

文字用盡的時刻

言語歸於無聲的時刻

寂靜

我來到這裡

卻不知為何而來

在我心中

早已幻想了身體的交纏，靜靜的，不抗拒的

現在我隨著你

沒有二心，我已下定決心

下定決心

Past the point of no return -

no going back now:

our passion-play has now, at last, begun ...

Past all thought of right or wrong -

one final question:

how long should we two wait, before we're one ...?

When will the blood begin to race,

the sleeping bud burst into bloom?

When will the flames, at last, consume us ...?

跨越無法再回頭的起點

無可反顧

我們的激情終將展開

不再思考對與錯

最後只剩一個疑問

我們還要多久才能合一？

血液何時開始澎湃？

沉睡的花苞何時綻開？

烈焰何時來襲捲了我？

(Both) Past the point of no return,

the final threshold -

the bridge is crossed, so stand and watch it burn ...

We've passed the point of no return ...

(合唱) 跨越無法再回頭的起點

最後一道門檻

橋既已跨越，就看它燒燬！

我們已跨越了那無法再回頭的起點！

來！

看這歌辭多麼糊塗、卻多麼挑逗、多麼具有煽動力，更別提這是挾著雄渾的音樂，一重一重而

這裡可以比較一下。都是三角戀愛，都是用辭藻華美的「文藝腔」敘事，也都是男的俊女的美，為什麼早年橫掃台灣大街小巷的瓊瑤式電影，現在乏人問津，而這齣戲依然風靡？市場魅力的分別何在？總不能只論證「地窖＋墓園＋歌劇院」硬是比「客廳＋餐廳＋咖啡廳」氣勢磅礴？天下能有多少新鮮事，題材的千篇一律或「公式化」並不足以說明「退流行」的原因。然而，世代的限制，為什麼有的作品跨得過，有的跨不過？

劇情引人入勝，不如文辭引人深思。對話與歌詞，是音樂劇或電影耐不耐看的決勝點。這不單因為其中涉及了文學風味，更因為主角的心思、性格、價值觀，大半由此傳達。創作者不應輕輕放過。《紅樓夢》裡，有段賈母對「帥哥美眉文藝愛情片」的批評，可以在此作註。

賈母笑道：「這些書都是一個套子，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那樣壞，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開口都是書香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生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個絕代佳人。只一見了一個清俊的男人，不管親是友，便想起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禮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兒是佳人？」（五十四回）



拿賈母的話，就可以解釋同樣是才子佳人的戲，為什麼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歷久不衰？為什麼湯顯祖的《牡丹亭》風韻猶新？因為這些作品中對愛情的認識除了「我愛你、你愛我」的層次，還能同時反映出人生中飄忽難見的存在真相。不妨這麼說，《羅密歐與茱麗葉》是把愛情拉高到命運的脈絡裡，《牡丹亭》是把愛情放進了無常與群我關係裡，而《歌劇魅影》則是把愛情注入了個人的自我覺醒。覺醒什麼？

寂寞。

一個深具才華的人，因為身世而懷著非常寂寞的心，既自卑又自負。意外的，女孩的歌喉竟可彰顯他的才華，甚至彰顯他的存在。他因此而愛，無怪乎這愛占有的如此霸道、苦悶的如此狂亂。對女孩而言，這份愛包含感激，包含誘惑，但怎能包含恐懼？愛，是無法與恐懼並存的。所以女孩只能同情魅影，卻難以愛他。她的同情，使她由迷惑而明白，由純情而成熟，由恐懼而不再恐懼。

恨由情起、以愛終。這樣的作品至今仍禁得起一讀，因為讀之仍讓人共鳴，而台灣過去的三廳電影已然與現代人的生命經驗搭不上線了。

歷史上很少有真正被埋沒的好作品，倒是有無數盛極一時的流行作品會自動埋沒。藝術創作者，必須比觀眾更誠懇的能夠分辨，他捕捉到的，究竟是流行還是永恆？對真心在乎藝術的人而言，創作如同創生。若知自己的創生會在時代的變遷中寂滅，他真捨得浪費才華嗎？他會問的，必定像魅影最後一念問的一樣，我到底想要什麼？